

上卷

瀛泳 著

恭亲王奕訢传

西
风
瘦
马



【上卷】

瀛泳 著

恭亲王奕訢传

西风瘦马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马致远《天净沙·秋思》

《玉兰花》

檀心标素质，
数朵殿芳春。
玉树亭亭立，
银花片片新。
琼葩谁与伍？
明月是前身。
洁白同冰雪，
清芬不染尘。

——奕訢自勉诗

纸窗灯烟照残更，
半砚冷云吟未成。
往事岂堪容易想，
光阴催老苦无情。
风含远思萧萧晚，
月挂虚弓霭霭明。
千古是非输蝶梦，
到头难与运相争。

——摘自奕訢著《萃锦吟》

《元夕独酌寄怀宝佩蘅相国》

只将茶薺代云觥，
竹隲无尘水檻清。
金紫满身皆外物，
文章千古亦虚名。
因适淑景开佳宴，
自趁新年贺太平。
猛拍栏杆追往事，
一场春梦不分明。

——摘自奕訢著《萃锦吟》

忠勤谋国数十年，宵旰公明
从头拾江山，功高齐日月，名垂
史册败不朽。

清正持躬如一日，弼辅亮直
诚肯兴办洋务，业大盖山海，光
耀后人成辉煌

——书中宝璿悼奕訢挽联



恭亲王奕訢（一八三三年至一八九八年），清道光六子，二十岁任军机大臣，一八五三年至一八九八年间，几起几落，断断续续执政三十一年。当其时，列强环伺，鲸吞蚕食；民变不断，烽烟四起。清帝国大厦已倾，风雨飘摇。他受命于危难之际，以瘦弱双肩，力图撑起残局。他顺应历史潮流，放弃闭关锁国，大刀阔斧兴办洋务，以政治家的智慧与稳健，操纵时局，扭转危机，延缓了清帝国的覆亡。本书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梳理出恭亲王奕訢的生平业绩，既把他当成权倾一朝的政治家，也当成敬妻爱子被七情六欲困扰的普通人，描述了他既辉煌悲壮又苍凉凄苦的悲剧人生。

【恭亲王奕訢传】

上卷

目 录

一、西风烈	(1)
二、振鬣	(23)
三、破车	(85)
四、长空雁叫	(141)
五、枯草泛绿	(176)
六、云舞	(223)
七、扫帚星	(313)
八、逐鹿	(360)
九、风向忽转	(415)
十、一嘶震天	(459)

一、西风烈

1

西风在耀威。

昏黑的苍穹涌来乌云。

一弯新月穿云疾走，忽隐忽现。

古老的北京犹如一头嗜眠的巨狮在沉睡着，死了一般，连鼾声都不打。

因为已过午夜，占领着安定门、耀武扬威的英法联军，也都进入了梦乡。

坐落在紫禁城南广安门外的法源寺，同样是静悄悄的。

寺内，位于愍忠台后的净业堂还亮着蜡烛，发出桔黄色光。

这座净业堂，原本是供奉大唐高僧陈玄奘法师头顶骨的地方，在此圣物被盗走后一直空着，近些天才住进当朝咸丰皇帝的六弟、正与英法联军议和的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恭亲王奕訢。此时，临北墙的床上铺着整齐的被褥，奕訢仍坐在太师椅上，呆若木人。

他身着驼色长袍，没戴帽子，黑亮、粗壮而略疏的长发，在

脑后梳成二尺多长的辫子。他今年二十九岁（本书中人物年龄，按当时中国习惯为虚岁），身材瘦高，倒三角形脸，面容清癯；前额宽而明亮，刻着三道横纹，由于皱眉，印堂鼓起个“川”字结；剑眉斜卧，浓黑如墨染；两眼黑亮，大而深邃，射出犀利的光；鼻梁高而直，鼻端宽大，鼻翼沟较深；颧骨突出，两腮内凹，双耳比一般人大；没蓄唇髭，厚嘴唇，呈下弦月形，闭得很严。

他身前是一张八仙桌，上面除了正燃着的两支蜡烛和笔、砚等物外，还摆着一道上谕、几份和约的文本——早已由他的岳父桂良签字的中英、中法、中俄《天津条约》，从明天起将由他陆续亲笔签字的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

他的眸子终于动了，从上谕移开，在几个和约各停了一下，倏地阖上眼睑，两眉向中间挤来，“川”字结更加明显，神情痛苦至极。

他思绪万千，百感交集……

在他刚刚来到世上时候（道光十二年末，公元1833年初），中国就已深受英国鸦片之害。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曾上疏请求禁烟，但没有引起他的父皇道光皇帝的重视。

他七岁时，鸿胪寺卿黄爵滋也上了奏折，请求明令禁烟；林则徐再次奏称：“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好多朝臣也群起响应。这才使道光帝决定在全国禁烟，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专办此事。这样，才有了“虎门销烟”的壮举。

然而，此举引起了英军的大举进犯。他们见广州一带林则徐防御甚严，转舵北上，终于攻占宁波、上海、镇江等地，进入长江，兵临金陵（今南京）城下，逼签中英《南京条约》。

这是发生在道光二十二年的事，奕訢年已九岁，正在读书。

那时候，他就对国事十分关心，从师傅翁心存的口中知道了这个条约的内容：割让香港岛，任英国人自行立法管理；赔偿英国人鸦片白银六百万两，军费一千二百万两，商欠三百万两；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五口为通商港阜，允许英国人在此贸易、居住；重新协定（降低）关税……他觉得这是奇耻大辱，但只能努力读书。

他的父皇以为这是万年和约，并没注意到上面的一句话：“以十年为期，对不适当条款酌加修正。”就这一句话，导致后患不断，并在前年爆发了第一次大沽之战，英法联军兵临天津城下，咸丰帝不得不同意签署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

奕訢不用睁开眼睛，也知道《天津条约》的内容：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在各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增开牛庄、登州、潮州、台湾（指台南）、琼州、汉口、九江、金陵、镇江为通商口岸；耶稣教、天主教教士可在中国自由传教、买卖田地、建造教堂；外国人可入中国内地游历、通商；外国商船可入长江各口往来、在各口停泊；鸦片以“洋药”之名成为合法的进口商品；中国无权审理在中国犯罪的外国人，凡涉及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民事案件，要由中国地方官与外国领事官会同审办；由英国人“帮办”管理中国的税务，中国进出口货物的税率，除茶、丝、鸦片外，一律按值百抽五的原则规定，而且洋货运入内地只抽百分之五的子口税，以代替各项内地税；给英国赔偿兵费四百万两，给法国赔偿兵费二百万两，并且予以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

当得知条约的这些内容时，奕訢痛心极了，请求皇上加强海防，提出一系列制敌方略，并且举荐由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博多勒葛台亲王僧格林沁主持其事。

咸丰帝第一次接受了他的建议，当英法联军撤退后，命僧

格林沁在大沽口设防，并且给随后去上海与英、法签署税则的桂良下谕：不惜以外国来华贸易全免税的条件，换取免去外使驻京、长江通商、内地游历和在赔偿军费后才交还广州城。然而，英、法两国谈判代表坚决不许改约。

去年，英、法公使率十三艘兵舰来京换约，在大沽受阻后首先开炮轰击炮台。僧格林沁督军反击，击沉敌舰四艘、重创六艘，毙伤英军四百六十四人、法军十四人，取得自道光朝以来反侵略战争最大的一次胜利。

可是，在今年六月，英法联军二万五千多人乘坐二百零五艘战舰、运输舰，再次来到中国，第三次兵至大沽海口。大战从七月初开始，英法联军先是突破僧格林沁督守的大沽防线，接着占领天津，继而向北京推进，终于兵临京师城下……

他睁开眼，目光所及的正是《北京条约》文本。

这几个条约，将由我奕訢在明天、后天、大后天，分别与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签署啊！

想到这儿，他的心猛地一跳，像被针扎了一下，身子也一抖。

这些条约规定：承认《天津条约》各款完全有效；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准许华工赴英、法属地或外洋别地做工；增割九龙司为英国领地；交还教产给法国天主教堂；赔偿英、法军的费额增至各八百万两（先各付五十万两，其余由海关税收内扣缴），恤金英国三十万两，法国二十万两，均即日付清；还有俄国，以“调停”之功，将原来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四十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攫取到手，也索得了片面最惠国待遇，还得为其开放新疆的喀什噶尔城，准许通商。

丧权辱国如此，百年后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我……岂不成了大清的罪人？我、我……不能执笔签此条约啊！

他猛地站起身，两眼瞪得又大又圆，射出冷森森的光。

可……不签行吗？明天，就是英法联军通牒的最后期限。如果还不答应他们提出的这些条件，他们便要向紫禁城开炮！

他深知，这群强盗是说得出便做得出的。

他想到了圆明园……颓然坐下，低下头，闭上眼睛。

再与其开战……已不可能。他思索着，摇摇头，脑海浮现出亲眼目睹的八里桥之战……

那是八月初六，他获悉前方大战在即，只带领贴身太监章维顺和两名侍卫，身着便装策马出城，来到京东二十余里的八里桥。

他认真察看了这里的布防情况，而后到了僧格林沁行辕——距八里桥仅四里的咸各庄。

翌日凌晨四时许，英法联军向通往京师的咽喉之地八里桥发起总攻。

他在咸各庄协同僧格林沁指挥作战，不时登上房顶，举着单筒望远镜，观察整个战场。

敌军分作东、北、南三路。东、北为英军。南面是担任主攻的法军。英法联军只出动约四千人，持枪的步兵和携炮的炮兵约各占一半。

清军也为三支：北为礼部尚书瑞麟带领的京营军兵一万人；东为僧格林沁部一万二千人；南为副都统胜保统带的九千人。这三万余众，其中有骑兵一万三千人。

他充满了必胜信心。

战斗异常激烈。

最先打响的是居中的东面，接着是北部，而后是南方。

清军利用八里桥周围的灌木丛林，在已构筑的战壕和土垒

090841

内，放炮还击。

炮战持续了半个多时辰。

敌人的步兵分批出动，在炮火掩护下，弓着腰，一边放枪一边前进，宛如一排又一排乌龟，慢慢向前移动。

清军骑兵杀出去了，一个个高举战刀呐喊着，催马猛扑，势如洪流，滚滚向前。

敌人的数百门大炮早已对着清军骑兵，一齐射出炮弹。

他透过硝烟看到，还活着的部分骑兵在继续向前冲去。

敌人的步兵停止了前进，或卧或蹲着，向清军开枪。

清军骑兵越来越少。最后的一名也倒下了。

敌兵马上又开始前进。

“再冲！”他放下望远镜，挥着拳吼道。

阵地上又冲出更多的骑兵……

再次全军覆没。

又一次出击，从侧面迂回……

只有一小部分带伤的骑兵败回。

敌军在继续逼进。

他急得满脸是汗。

敌军接近了我阵地，射出密集的子弹。

步兵冲出，举刀挺矛呐喊着，一排排倒下……

敌人的增援部队出现了，约一千余名骑兵，腰佩战刀，手提步枪，飞驰而来。

清军骑兵再一番冲出，迎着敌军的子弹……

他放下了望远镜，实在不忍继续看本国兵将被敌人猛烈的枪弹和炮弹击中，一片片倒下。

但过了一会儿，他还是举起了望远镜……

太阳刚开始下滑，北部防线被敌军突破。瑞麟率余部五六

一、西风烈

千人向西溃退……

南面战斗最激烈，已几经肉搏。突然，一颗炮弹在正拨马指挥作战的胜保附近爆炸。他左脸炸伤，右腿也鲜血淋漓，所领军兵只剩下约三分之一，一闻主帅负伤，不待令下，纷纷西逃……

他绝望地摔了望远镜。

他所在的东路，也已损兵折将七八千人。在此三面受敌的情况下，他只好同意了僧格林沁的请求，率残军撤退……

竟然惨败到如此地步？他真不愿承认这个事实，费力地摇了摇头，以前从没想到：我大清已如此孱弱……

八里桥惨败，使他大梦初醒，真切地、绝望地看清：中国军队的装备、冷兵器太落后，确实不是使用洋枪洋炮的洋人的对手。

就在他从八里桥回到京城的当天傍晚，被授命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负责与英法侵略军谈判。翌日天刚蒙蒙亮，皇上便带领皇子、后妃以及肃顺、载垣、端华等王大臣，在众多侍卫的保护下，离开圆明园，向京师东北的热河仓惶奔去。

他岂愿当这“揩屁股”的角色？但只能从命：我是皇子啊！在此江山社稷即将倒悬之际，焉能袖手旁观？

按照皇上的吩咐，他与派给他的助手——他的岳父、大学士桂良，军机大臣、吏部右侍郎、署步军统领文祥，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右侍郎宝鋈等人，离城西去二十里外的圆明园，先只派出顺天府尹董恂、粤海关道恒祺、长芦盐运使崇厚等人，去见英、法代表以及随之一道来的俄国驻华公使伊格纳切夫。

伊格纳切夫热情地表示：“我非常非常愿意，而且很自信有能力，成为贵国和英、法之间的各方都满意的调停人。”

英、法两国公使却避而不见董恂、恒祺、崇厚，也不见伊格纳切夫，指挥军队围城。

此时，从山东、山西、河南等地赶来的勤王之师到了一万多人，再加上僧格林沁、瑞麟、胜保等部残军和原来守城的军队，共有二万五千之众。

有这么多兵，他想过组织抗击，至少以此做为谈判后盾。当僧格林沁、胜保等人告知兵无斗志时，他并不相信，亲自乔装进城视察，这才死了心——军兵们不听指挥，如一片散沙，奉命守城的兵丁只是坐在城门旁，刀枪都不拿，任人进城；当一闻炮声，则一哄而散，逃之夭夭。

他清楚了，这些兵即不是“矛”，也难成为“盾”；即不能战，也不能守，心里充满绝望。在八里桥之战前夕，已如惊弓之鸟的皇上派出宠臣、怡亲王载垣赴通州求和，仍遭失败。僧格林沁接到载垣通知，将英法代表巴夏礼等一行三十九人扣押送京。现在；他不得不释放了在刑部大牢关押的巴夏礼等十八人（其他十三名英国人、八名法国人，已在入狱不久被杀）。而后，他派出文祥、宝鋆等人，去接触英、法公使……

英法联军忽然向圆明园袭来。

圆明园的二千守军闻风而逃。

他和桂良以及数十名侍卫，一路骤马向南疾奔，到了长辛店才停下。

英法联军本来以为中国皇帝还在圆明园，见已逃走，便在园中大肆抢掠……

英、法公使照会，限期开城，否则开炮，炸平京师。

他深知，这些强盗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更在八里桥看到了敌人大炮的威力。为了不使京城化成齑粉，保住皇宫和祖庙，他只好上奏：“京师为根本重地，天下大局攸关，设有疏忽，

必至全局瓦解。今尚有一线可为，即不惜委曲迁就，以期转危为安……”经皇上批准，他下令打开外城北面的安定门，让敌军进入。

更令他吃惊和愤恨的是，在英法联军进入京城时，居然有本国军兵沿途跪迎，老百姓伸长脖子围观；联军驻扎在中国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安定门城楼上架设了五门大炮，炮口都对准着紫禁城。

他想入城与英法联军谈判，尽早结束京师被占的局面。

然而，皇上没有批准，要他驻于京西七十里的戒台寺。

这天，他带着人们前往戒台寺。半路上，忽见北方的圆明园方向浓烟滚滚，烈焰翻腾。原来，英法联军再次闯进圆明园，又一番疯狂的抢掠之后，为了掩盖罪恶，放起大火，将这座全世界最美丽的园林、最壮观的宫苑烧成了一片废墟……

这也许是劫数吧？是的，大清有此一劫，我也在劫难逃……在劫难逃啊！他在心里叫道，咬紧了牙。此条约一签，肃顺一伙便又有话可说了。

前天，他得到在热河的领班军机章京曹毓英派人悄悄送来的密函，上面说：肃顺等人在骂他“所议定各款，皆丧权辱国，身为太祖高皇帝之后，天良何在？”“胆小如鼠，屈膝卖国”，“奴媚洋人，居心叵测……实乃欲借洋人之力，效明邲王朱祁钰，欲在京师称帝。”热河已为此沸沸扬扬，就连他的五哥、敦郡王奕琮都相信了，与好多人讲：“对老六是不能掉以轻心！”

我若卖国？又有谁在爱国？

爱国，用嘴空喊就成真的了？

难道只有主战、蛮干才是爱国吗？

签署这样的条约，我岂乐而为之？

你们爱国！却早已逃之夭夭！

这些条款不答应，洋人岂能退兵？

居心不良的恰恰是你们！

他边看便愤愤地暗问、暗说。

曹毓英在信的末尾还透露：皇上好像也对他起了疑心。

这不能不令他又惊又恐，有大祸即将临头之感……

他忽然想到五年前被皇上找岔子罢官，不由心一紧：皇上会拿我做替罪羊？当初给我这个差使，便是抓替罪羊！

他两眼又瞪大了，惊得屏住了呼吸。

皇上临危逃赴热河，命我与洋人议和，是把破碎的江山扔给我，无论“抚局”办成办砸，都由我负责。

何谓“成”？何谓“砸”？“砸”可谓“成”，“成”可谓“砸”，全凭两片唇如何翕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他回想起在奉命议和的两个来月里，皇上曾经多次下旨谴责“议抚不力”……又有肃顺一帮佞臣日夜围在皇上身边，恣意诽谤蛊惑……而且昔日，皇上就已与我积怨甚深……

听天由命吧！大权在皇上手中，我只能任凭发落。天命不可违也！不然，当年将是由我继承皇位的……

想这些做什么？徒增烦闷而已。国势颓败，如日西下，内患外侮交加，民不聊生。如何强国救民、转危为安？这才是当务之急、至关重要的。我身为大清帝胄，必须尽心竭力于维护社稷、巩固江山。至于个人声名荣辱，且置之一旁吧！

他发出一声重重的叹息，目光落在谕旨上。

这是五天前发来的上谕：

该夷业已进城，若再与之决裂，势必阖城生灵被其荼毒，只可委曲将就，以期保全大局。著恭亲王奕訢迅即入城，与该夷将本年所议续约并八年和约皆画押